



编者按

莫笑农家腊酒浑,丰年留客足鸡豚。腊八过后,大街小巷弥漫着浓浓的年味。乡村里,杀年猪的人家越来越多;城市里,能干的主妇已挂起一长排香香的腊味。年味是丰足的味道,年味是喜庆的味道,年味是背着行囊回家欢欣的脚步,年味是站台上家人期盼的眼神。本期特意组合关于过年的稿件,愿读者在腊月里感受太多的温馨。

年味在大街小巷弥漫

“闻到母亲蒸煮油炸出的浓浓年味” 屋里年味窗外雪

■颜克存

年是三百六十五个日子开出的岁月之花,一进入腊月,年就近了,家家户户都要为过年做准备。在这段时间里,如果遇上下雪天,那是再好不过了,人们会乘此机会放下手中的活儿,一心一意去研究吃的,但凡与年有关的,该煮的煮,该蒸的蒸,该炸的炸,屋子里全都飘着年味。

每年腊月,只要遇上下雪天气,母亲就会围绕全家人的一张嘴转悠,忙前忙后,不亦乐乎!磨豆腐、生豆芽、酿甜酒、腌鱼肉、熬麻糖、炒米花、炸面团……一样都不落下。难免在雪中来,风中去,水里洗,冰里捞,虽然手脚冰冷,但心里却热乎乎的。

我喜爱吃甜食,从小到大都对母亲熬的麻糖和她炸的面团情有独钟,母亲也年年都做,满足我的味蕾。几十年下来,我对这两种食物产生了深厚的感情,似乎它们就是母爱的代名词,只要一看见它们,

就会想起母亲。

小时候,家在山里,只要窗外开始飘雪,母亲就知道再也干不成农活儿了,便和父亲一起推着石磨磨米浆,待到米浆磨好之后,再把事先准备好的麦芽切细捣碎,一同下锅搅拌均匀,填满水用小火慢慢熬制,等米浆在锅里变得澄清之后,用一块纱布作为过滤网把粗渣分离出来,大火熬煮,直至水体变稠形成麻糖水,然后用小火慢熬,并不停地搅拌至粘稠状,此时用筷子挑起一点来,糖丝都可以绕着筷子转上好几圈。

麻糖熬制好后,母亲通常会选择用炒熟的芝麻、瓜子和爆米花来粘合,做成各种形状的糖块,拿一块放进嘴里,不仅甘甜,还特别醇厚,是满满的新年味道。

在记忆里,熬麻糖特别费时间,母亲总是天不亮就开始张罗,等到麻糖熬好,却已是第二天早上了,所以对于我来说,完

全是没有耐心一直守候在灶台旁的,通常都会高高兴兴地走出门去,在雪地里和小伙伴们玩,堆雪人,打雪仗,建雪屋,度过一段快乐时光。

玩累了,回到屋里,闻到母亲蒸煮油炸出的浓浓年味,顿时有了饥饿感,忍不住一边贪吃母亲做的面团,一边迫不及待地询问母亲熬的麻糖何时能好,逗得母亲咧嘴直笑,喃喃自语:“真是吃货,吃在嘴里还望着锅里,没出息。”听母亲这样说,我也哈哈大笑。

屋里年味弥漫,窗外雪花飞舞,雪花随着新年的味道飘进我的心田,皑皑之中,虽有冬日苍凉,但更多的是温馨,于我,一生向往,一世难忘。

每个腊月,我都盼望着雪,盼望着浓浓年味。因为它们,全都代表着母亲的心,爱意浓浓。

(作者地址:郧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)

“乡下杀年猪从来不缺帮忙的” 杀年猪

■赵国章

随着乡村家家户户开始杀年猪,年味由此拉开了序幕。

父亲拿出提前买的“大公鸡”纸烟,撕开烟盒开始发烟。杀猪的师傅把刀放在刚死去的猪身上,坐下来喘口气,点根烟。他说,这是腊月里杀的第十八头猪了。所有在场帮忙的人,都接到一支烟,点燃后或蹲或站,大家嘻嘻哈哈,话题首先是围绕年货展开。

杀猪师傅很快抽完一支烟,起身撸起袖子,开始忙起来。那个年头,乡下杀年猪从来不缺帮忙的。只听厨房里烧水的女人高喊:“水开了!”很快,男人们拎水的拎水,烫猪的烫猪,刮毛的刮毛,嘴上说着有笑,手上忙得不亦乐乎。

乡下杀年猪,人们最关心的是杀了多少斤,有多少油,膘厚不厚。到了零刀碎块的时候,杀猪匠都会习惯性地问一声当家的,“咋个弄法?”当然,会首先割下十余斤上等大肥肉,交给当家的女人摆进大锅里熬上。

其实,N年前,乡里农户们真正能杀年猪的为数不多。我们家例外,这要感谢我勤劳的父亲母亲。不杀年猪的人家,或多或少,总得割上几斤肉,一年忙到头,要犒劳一下家人。主人家留下足够的猪肉,剩余的肉,左邻右舍三斤五斤说个数,杀猪师傅刀法准,一刀下去八九不离十。掌秤的、记账的、打号的,各尽其责。所谓打号,就是谁买的肉,专门有个“文化人”,在掌秤的报出斤数后,在肉上写下几斤几两,户主当场在本子上记一笔明细账。那个年月,农户家买肉多半先赊账。

印象中,我除了盼杀年猪吃肉外,还会获得一个特别的“礼物”,那就是我爹吩咐杀猪师傅从猪内脏里摘出来的猪尿泡。他会吹起来,用两尺长的线绳扎紧,给我当气球玩。轻轻一摇一拍,便发出鼓乐声,我视若珍宝。

每逢杀了年猪,大方好客的父母一定会盛情挽留在场帮忙和看热闹的人,还会邀请我们本家来做客。满满两桌子人,就着大钵子盛出的酸菜烩猪血,还有蒜苗回锅肉、柴火豆腐等自家产的新鲜时蔬,敞开肚皮吃。两大盆子热乎乎的老黄酒,转眼喝光。

在厨房忙碌的母亲,顾不得吃饭,赶紧拿出一大碗,装上冒尖的肥肉猪血萝卜块,让我们分别端给邻居,请他们喝点肉汤。

那些年,杀猪的师傅太少,干这行很吃香。在填饱肚子后,收下五角辛苦钱,杀猪师傅客套一番,就匆匆赶往下一家杀猪的农户。

(作者地址:十堰市东城开发区东风大道东城明珠)

“让年味儿永远流传下去” 记忆中的新年

■曹泽宇

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。北宋王安石的这首《元日》形象地描绘出这样一幅年味浓浓的图景,是多少中华儿女记忆中的新年?

记忆中的新年,是寒冬风雪中的红色烟火。小时候,过年对我来说最少不了的就是放烟火。元宵节的花灯对我的吸引力都比不上除夕夜那声声爆竹。瞧!爸爸又引燃了“飞天鼠”,引线冒着火花,正迅速缩短。只听忽的一响,“啪”,原本立在地上的“老鼠”直插云霄,在天空中绽放出绚丽的花朵。

走在小院里、大街上,随处可见人们点燃的火树银花,天空的漆黑也被大礼花映照得光芒万丈,真乃“人间巧艺夺天工,炼药燃灯清昼同”。在这寒冷的季节,火光能给人们心中带来温暖,同时又是人们对新年的情感寄托。红红火火、璀璨绚丽包含了中华儿女的无限憧憬,新年里

将满怀希望踏上征程。烟花爆竹燃放后,大街小巷如同铺上一层“红毯”,喜气洋洋,此为“桃花落尽满阶红”。

在今天,大家环保意识提高,注重生态文明建设,不再提倡燃放烟花爆竹了。除夕零点钟声后的那阵“噼里啪啦”,也许久未闻了,不过那些美丽的烟火永远刻在我心中,是年味的源头。

记忆中的新年,是年夜饭与春晚。那一桌丰盛的菜肴不是主角,那荧幕上趣味横生的小品亦不是主角,主角是桌前、电视机前的家人。

每逢过年,我会同爸爸妈妈一起,陪同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以及众多亲戚们共享美好的年夜饭。通常我们吃中午、晚上两顿,这时在外地的亲人也赶来团圆,围坐一桌,是“满座皆喜开颜”也。欢声笑语,举杯畅饮,其乐融融!这时我往往略吃几口就饱了,只想和许久未见的亲人多说几句话。

春晚开始前,我们往往早早地守候在电视机前。不论是在爷爷家还是外公家,茶几上一定摆满了我爱吃的糖果,但那不是我最看重的,能够多陪他们聊聊天、看会儿电视,我心欢愉。在外公家时,和表弟一起看春晚更是开心。我俩嬉皮笑脸,不时疯闹一阵,给这美好的时光更添一些喜气。

其实,年只是一把开启家门的钥匙,一张外地飞往十堰的机票,一个踏进家门的拥抱……只愿与君相见,每天都是过年。写至此处,我哽咽了。人生最贵是亲情,新年最打动我的是团圆。祝全天下的家庭在新年都能团团圆圆!

农历新年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道明丽而独特的风景线,是我们应该永远传承的节日。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高中生,我会用心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,让记忆中的新年永远留在心间,让年味儿永远流传下去。

(作者为郧阳中学高二学生)